

情嫂

杨秀丽◎著



一个来自桃花沟的乡下女人到城市闯荡世界，
经历了千辛万苦，在情感上遭受了种种的挫折……



作家出版社

情嫂

杨秀丽◎著



一个来自桃花沟的乡女，
经历了千辛万苦，在情感上遭受了种种的挫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嫂/杨秀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063 - 4779 - 2

I. 情…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788 号

情 嫂

作者: 杨秀丽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7 千

印张: 17.7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79 - 2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寡汉条子偷情	2
二、桃花沟的春躁	8
三、“兄妹”殉情	16
四、私奔小煤窑	25
五、男人窝里春乍泄	30
六、金钱的魅力	38
七、煤窑深处的洒脱	42
八、失子心痛彻	47
九、矿难余生	52
十、省城寻夫	58
十一、英雄救美	62
十二、成为“二奶”家的保姆	68
十三、救命的“恩爱”	76
十四、舞厅艳遇	82
十五、大话“情圣”小司马	89
十六、娥眉曾有人妒	97
十七、情夫终难成丈夫	108
十八、夫妻误会	114
十九、守身如玉	122
二十、悄然出轨解仇恨	126
二十一、贪官落马情妇泪	133

目	二十二、保姆施援手	142
录	二十三、给“第三者”打工	147
	二十四、挽留丈夫心	155
	二十五、妻情似海	164
	二十六、女人的妒忌	174
	二十七、惊闻情敌是君妻	182
	二十八、宽容可铄金	192
	二十九、往事堪回首	202
	三十、轻生女子再轻生	210
	三十一、接纳丈夫的私生子	218
	三十二、新婚丈夫性无能	230
	三十三、归乡游子春尚好	241
	三十四、前妻后母	261
2	三十五、桃花沟里仙果香	273
	后记	279

情 嫂

一晃那件曾经轰动了半个山城且极其出格的兄妹殉情不成又私奔的风流往事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来,在命运的大逃亡中,他们会演绎出怎样的人间悲欢,又将经受多少风尘罹难……

一、寡汉条子偷情

桃花沟，这个让人听到名字就会躁动不已的地方。

这条坐落在秦岭腹地一座小县城南端的沟谷，因夹沟两岸满山遍野的山桃树而得名。山桃花是春的使者，每年那个叫“立春”的节令刚刚跨过时光的隧道，西北大地上所有沟梁山岭上的其它树木的枯枝败叶还在寒风中哆嗦的时候，留心的人儿，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早晨就忽地发现桃枝光杆上兀地生出许多小包包，这些小包儿又会在一夜之内变戏法似的骤然怒放成千万株粉嫩无比的桃花。这时的桃花沟一沟八梁十面坡，都会氤氲在醉人的花的汪洋中。

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桃花沟。

也就是在这样一条迷人心醉的山沟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灿烂夺目的季节，发生了那件让这条沟所有村民无法忘怀且历久弥新艳若桃花的故事。

漆黑的夜色包裹着淅淅沥沥的春雨，笼罩了整个桃花沟，沟里的村民们早早地关好自家的门，关掉那昏暗的 15W 电灯，早早地偎进了依然烧得滚烫的热炕，驱逐乍暖还寒的一袭凉意。寂静的暗夜不时传来几声看门狗例行公事般的吠叫。

林梅艳躺在暗夜中，咋样也想不明白，父亲居然为了区区几千元的彩礼钱，硬要让她嫁给本村的寡汉条子王木栓。在她的婚姻问题上，父亲虽然没有明里答应她与父亲的养子长她五岁的哥哥林加良的亲事，但也是早已默许赞同了的，为何又反悔了呢？

林梅艳长了一双能说话的眼睛，她的眼睛的确很美，像两颗黑葡萄浸在一汪清泉中，明汪汪地犹如两弯明丽的月华。她是这桃花沟里沟外十里八乡的人梢子。人们都说林根发和胡云霞这两口子前世积了啥

子阴德，咋就能生出这样漂亮美丽的一个女儿，还外捡一个英俊帅气的儿子，日后还就由“童养婿”变成了半个儿，省了多少道农村人婚娶嫁陪的花销，小夫妻连婚后“磨合期”也免了，这事搁在谁家，都是捧着后脑勺笑弯了腰的事。然而，林根发却不看好这件事，他就要跟顺事打别扭。

父母那边屋里的电灯也熄了，抽旱烟袋的林根发停止了咳喘。哥林加良被父亲派到南沟一亲戚家送礼得两天才能回来。

深山中的夜变得死一样的静。

忽然，梅艳听到她的房门似被什么轻碰了一下，农家屋门只有大门是上闩的，房门一般都只是个“摆设”，只是个门样子，是关不严实也闩不上的，但她错以为哥提前回来了，伸了一下头，在暗夜里啥也没看见，她又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林根发他们家有三间土墙石板房，堂屋南北边的两间都从中间隔成两小间，北边的里间归梅艳住，外间是林根发在妻子几年不孕时领养了一个押怀的儿子林加良的房子。林根发老俩口住南头的里间，外间是灶房，堂屋是农村人利用率最高的地方，每年春种秋收，籽种的收拾整理、秋收粮食的晾晒收装，都靠堂屋。大大的一间堂屋能隔断两端房屋里的声响。

林梅艳很快睡熟并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梦中她哥林加良偷偷地钻进了她的房间，抱着她熟透的葡萄似的胴体，千万遍地呢喃：艳儿，我一定好好孝敬爸妈，哪怕给他们当牛做马都行，只要他们肯把你嫁给我……

听他说着，粗重的喘息的热气哈在她的脸和脖子上痒嗖嗖的。过了一会，她感觉到有一只粗糙的大手直伸向她的下身，紧接着就让她感到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蓦地她醒了，黑暗中，她不知道是啥时候了，的确有一个男人侧身躺在她的床上，一只手在她的阴部抓挠着。她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人不是他哥林加良。“啊，谁？流氓！”啪的一声，林梅艳话起手落，挥动左手狠狠的打了不知是谁的那个畜牲一耳刮子，同时她的手也被那个人的头碰得生痛发麻。

林加良已经二十五岁了，生得是一表人才，他比梅艳大五岁。由于要供梅艳上学，他勉强上到小学毕业，林家就不让他再上学了。

林加良是本沟坳周喜旺的第一个子儿。周喜旺娶回媳妇刘莲娃才三天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也就是今天的林加良。

据说刘莲娃在娘家当姑娘时不太本分，让一个进沟收山货的山外瞎家伙诱骗搞大了肚子，那人走了半年后，刘莲娃她娘发现女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这样下去，女子的婆家是很难找下，刘莲娃她大（父亲）就找到了周喜旺他大，硬要求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周喜旺。这周家也知那事，就睁只眼闭只眼地答应了，反正他家住沟坳，家又穷，沟里的女子都往沟外跑，哪有沟底往沟坳嫁女子的，不是那件丢人的事，人家有十个女子也嫁不到他家。这样的好事，放平常就是打上两个灯笼也很难找到，白捡回一个媳妇，何乐而不为！

也没有时间准备了，一来二往说话间，女子的肚皮日渐大起来，彩礼、认亲一应的礼数全部免去，只是赶快把怀身带喜的大肚子女儿嫁出去了事。

那是一九七八年。

这样的儿子怎么养？周喜旺深知那是个野种。当地把私生子叫“黑耳朵”。

说来也巧，和周家这边沟对岸隔着一道小梁山的东叉沟里住着林根发和胡云霞夫妇，结婚三五年竟无儿无女，失望的两口子，经不住寡妇瞎子妈的叨叨，答应领养一个娃来押怀。这是农村人的愚昧想法，认为婚后一直怀不上娃的女人是怀抱轻浮坐不住胎，只有领养一个娃后占住空怀，这样的女人就极有可能怀孕。

出世三天的这个男孩就被周喜旺的老妈抱着送给了林根发和胡云霞两口子。林根发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林加良。林根发不识字，他是觉得这个孩子不但会让他家添人进口，同时也增加了一份口粮。就念“林加粮”。上小学后，老师在一年级报名册上直接写成了“林加良”。

周、林两家因了这层关系，像亲戚一样相互关照着走动了几年。

就在林加良四岁多的时候，胡云霞竟然怀孕了，这下真是喜坏了这对年近三十的夫妻。在计划生育政策紧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能

名正言顺地生二胎，无论是男是女都显得无关紧要，反正这是天大的好事情。

梅艳伸手拉开了电灯，昏黄的灯光，映照出一张丑陋男人的油汗夹杂的泛着汗光的脸。

被打的男人粗声地说：“梅艳，莫打，是我，我是木栓子，你大已经把你许给我了，他把我的礼金钱都收了，你迟早还不是我的人，来叫我亲亲。”

“滚，你个畜牲。”梅艳边骂边翻身起床，她摸索着从铺盖面上抓起棉袄就穿，又麻利的穿上棉裤，跳下床，从炕头抓起一根扁担就乱打起来。

王木栓双手抱头结实地挨了两扁担，见梅艳没有住手的意思就大声喊：“林伯，赶紧管一下，一会叫艳娃子把我打死了。”

一听到王木栓居然敢喊叫她大来管自己，她感到，王木栓能进屋是她大的主意。梅艳差点没有气得背过气去。她想世上咋有这样狼心狗肺的老子。

在胡云霞生下女儿梅艳不久，林根发就打起了他的小算盘，他想，我的媳妇能生出女儿，她就能生出儿子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只要头胎是女孩，是可以申请生育二胎的，他想只要把林加良退回去，他们就是一胎，妻子不但可以不用做绝育手术，而且再给自己生个血亲儿子的希望就很大。

于是他以胡云霞坐月子，家里无人照管林加良为由，把林加良又送还给了周家。

而周喜旺的婆娘刘莲娃却是个农村人称“老母猪”样的娘们儿，一沾男人，就怀娃，这四五年间的光景，她呼啦给周喜旺生了两儿一女，而这排行老三的女儿，是她东躲西藏生下的一个“心上想”。这个女儿一生下来，她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了结扎手术。

别看这个婆娘是在娘家失身后才进的周家，这几年在周家，又生儿又生女，让周喜旺他老子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年月，他家人丁兴旺，一改他家三代单传的门风，刘莲娃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林根发退还那个媳妇从娘家带来的野娃，周家上下都不会接受，而且谁也不想再提起这个娃。一家人高高兴兴，但一看到林加良，就觉得不顺眼。就这样，林加良自五岁起就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今天被踢到周家，明天又被踹回林家。

两家本如亲戚朋友的关系破裂了。林加良幼小的心，也被他们伤透了，没有人喜欢他，以前还有瞎子婆疼他，现在瞎子婆也不在了。他跟两家人的感情都被打磨得精光。

所幸的一点是，在两家推搡他的十几年中，他的养母胡云霞的肚皮实在不争气，自从女儿出生后再也没有鼓起来过。

得此幸运，他才在林家上完了小学。然后回家照看妹妹梅艳，帮大人干地里活供妹妹上学。

6

听到喊声和骂声，林根发装聋作哑不吭声，妻子胡云霞就嚤嚤地哭着说：“哪有你这样的老子，把个人的娃往火坑里推。你看那木栓子跟头牯牛样的，女子给他，以后还不叫他打死呀？娃不愿意就算了，你……”

林根发不等女人把话说完，就从炕那头扑过来压住女人就打，嘴里还说：“我叫你 X 干，再 X 干。”

打了几下，他住了手，听听那边没有了动静，他想女儿可能答应木栓子上身了，就翻身睡到女人的外边，准备往她女人身上爬。

女人气极了，一边把他往开推一边骂：“你个吃草的老畜牲，你一天就知道困醒，你明知道女娃子喜欢良娃子，你就是不松口，就叫那个狗日的木栓子几千块钱把你的眼睛打瞎了。”

说着女人就往起爬，找衣服穿。

林根发一把拽住女人压低嗓子厉声喝道：“你个臭婆娘，你到哪去？你这一去要坏了他们的好事，女子总是人家的人，不就今天良娃子不在，让他们圆了房，也好断了良娃子的念想。”

“你个挨千刀的，你要死了啵，你唆弄那狗日的干这缺德的事，你小心良娃子回来跟你拼命。”女人也不示弱。

“他敢！咋了？我的女子也没卖给他，未必我把他养大了，还非得

把女子搭给他，我是前世该了他娃子的啥了吗？死婆娘，你晓得啥？”林根发总有一种不愿好施林加良的念头。

胡云霞就说：“你是咋了，原先你不是说两个娃要是能好上也好吗？良娃子毕竟是我们引大的，他们两个小小一起长大，以后艳娃子不会遭欺侮，难道你吃了忘狗屎了吗？难道你把这些都忘了吗？”胡云霞又开始穿鞋，边扣衣扣边往过跑，到女儿房门口一看，她傻眼了。只见女儿衣服不整地坐在床边，默默的流泪，王木栓额头上有一个鸡蛋大的血包，站在进门的墙边，低着头垂着手一副悔过认罪的样子。

林梅艳不哭不闹的原因就是她认为父母太让她失望了，她觉得她大这样包办婚姻纯粹是为了打击她哥林加良。她想即使不让我跟加良哥，也不至于置自己亲生女儿的一生幸福而不顾，让我去跟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她无言！

王木栓见林梅艳她妈过来了，就说：“艳娃子，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不过只要你能嫁给我，我不会让你吃苦受累的，我啥都不让你干，我会让你一辈子吃穿不愁，我能唱渔鼓挣钱，靠我的手艺和勤劳，要不了几年，我们就能存几万块钱，到时候我们也到口外去盖房子，把你大你妈也接下去跟我们一块住。”

林梅艳一直流泪听完了王木栓的话。见她妈在推王木栓让他先走，就说：“滚，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个心吧，我宁可去死也不会嫁给你，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王木栓说：“你大答应了我们的婚事，而且他把三千二百块钱的彩礼钱也收了。”

“那你去问我大要去。”

王木栓在梅艳他妈的推搡下，出了大门，消失在黑夜中。

二、桃花沟的春躁

桃花沟是一个像人的手掌一样的山沟，长长的正沟走六七里正好走到手腕部，然后就有五条平行的岔沟，林梅艳家住食指中部，周喜旺家住在中指尖，而王木栓家住在大拇指沟口处，自留山上林木丰茂，水源充足，退耕还林后，王木栓家的可耕种地很多，他与一个半语哑母住着三间石板屋，在整条沟里算得上是中上等条件。年年陈粮接新粮。今年光木耳一项收入都过了千元，加上他的自留山上长有几棵硕大的榔树，是上好的棺木材料，俗有“千楸万榔”之说，即楸树可在土下埋千年不朽，榔树则可历万年不腐。被城里一家有钱人以五千元一棵的高价买走了他家两棵榔树，光这一样就要让桃花沟四个村组一百多户人家眼红了。即使这样，三十岁的王木栓依然是光棍一条，家里有一个守寡的哑母且不说了，他本人也确实长得太寒碜，天生一副坏人相，媒人不知从四条岔沟的沟埝领了多少个女子来看家儿，看完家儿满心欢喜，再看人就摇头晃脑说“算了”。

这里农村的女子找婆家，当地有一句民谚叫做：“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家当。”也许这里女子都会选婆家，王木栓只得打光棍。

有一天，张跛子的女人辛桂花到林梅艳家串门，正赶上梅艳她大林根发在骂林加良和林梅艳。说：“你个杂种羔子，要不是我收养你，早叫你老子掐死了，这下你倒好，翅膀硬了，还打起我女子的主意了，难道天下的好事都要叫你一个人占尽吗？你再敢打你妹的主意，看我不揭了你的皮。你给我记着她是你的妹子，打她的主意你就是丧德。”说这话他也觉得有些底气不足。

当时的林加良只说了句：“大，妹她也是大人了，她的婚姻你叫她自己做主。”

“放你娘的狗屁！她是大人了，难道她是从石头缝子里蹦出来的，一出来她就是这大的人呐。”林根发显得有些蛮横不讲道理。

这时林艳梅就从里屋走出来说：“大，我的事不要你们管，大不了我在这个屋里当一辈子老姑娘，有本事你给我哥说个媳妇回来。”

林艳梅说这些话是呛她老子的，她知道现在改革开放了，农村有文化的青年都往口外走，有哪个女子会嫁到这山沟里来跟哥受委屈，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吃，更何况哥在这个家又是这样的地位。

林根发气得白眼一翻说：“他的事我不管，有能耐他自己娶媳妇；你的事我非管不可，我给你找个离我近的好家儿，等到我跟你妈老得不能动弹了，我俩就靠你们过活。”

那天，话赶到这里，林梅艳就跟着林加良上到后山去点种木耳去了。本来这几年林加良上坡干地里活，林根发都要跟着一块去，他要监视着林加良，不让他有丝毫单独接近梅艳的机会。

林根发本来就是这一带方圆几十里颇负盛名的渔鼓把式。

云安县渔鼓，又称渔鼓道情，是终南山道教文化的产物。始于老子在终南山传道，至李唐王朝大兴道教，道人打渔鼓、唱道情，宣传道教义之风盛行后，逐渐为民间艺人所掌握发展传承至今。

云安县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秦岭之南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渔鼓道情。

原生态的唱腔、唱本，它承载了先民们的生活、生产、文化、经济、社会的很多信息。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让它独具魅力。它的道具是用竹子制做而成的。“渔鼓本是一根竹，长在终南山里头。”终南山是秦岭最大的一个支脉，林木茂盛。渔鼓一般选用直径为三寸左右的竹筒，选竹节中最长或最适用的二至三尺的一段，用蛇皮或猪护心膜、猪膀胱等蒙制竹筒一端。然后用熬制好的熟桐油刷竹筒全身，安上背带，再配以红色饰带。这样一个渔鼓就制作好了。

这种打击乐器，演唱时将其挎在腰间，左手持筒板、单钹，右手拇指、食指握棒击钹，其余二指击鼓。

当地的二簧班社首领，教师爷早已谢世，但他曾带领那个班社，兼演花鼓、渔鼓。凡民间婚丧活动或劳动之余，其班社艺人即兴演唱渔

鼓。由此，古代当地尤以农村，人们经过口传教授，形成了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丰收庆典、农闲娱乐等均以渔鼓助兴之风气。

林根发自小喜爱唱渔鼓、孝歌，农村没有文化生活，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家不论远近都要赶去凑热闹。他年轻那阵儿尤以遇上白喜事，就去坐夜唱孝歌，不但有好吃好喝款待，还能赚点儿零用钱。

今天辛桂花来了，她是这条沟里有名的媒婆子。因为在这之前，林根发早已在心中对王木栓的条件进行过权衡，王木栓除了人长得丑、年龄偏大点，其它的条件他都很中意。长得丑，在他看来是好事，丑了媳妇难说，如果能说到梅艳这样的好媳妇儿，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对待梅艳好，也会同样对他们这个家好。

辛桂花真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媒婆子，她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就有了注意。见两个娃上山去了，她就说：“老林呐，我倒是觉得王木栓很适合你刚说的条件。他就是人丑点，男人嘛，只要劳力好，能养活媳妇娃，长的好坏无所谓。他的家当情况你自己也清楚，那个哑老婆子要不了几年就归西了，以后的日子还不是随艳娃子一手摇，他家里的一切还不都归你们所有，划算得很哪。”

辛媒婆子的一席话简直就说到林根发的心里去了。

胡云霞听后没等她男人开口，就说：“那咋行？他比我们艳娃子大得多。再说，我看艳娃子跟良娃子两个就好得很。”

其实，她说这话也是基于前几年，自己眼瞅着扔三十奔四十的人了，再生娃娃也没有指望了，良娃子已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有人见她一直没有怀上小的，看着她的年龄也快过生娃年龄了，就给他们“拨筋”说：“就当养了个‘童养婿’，那良娃子都成年了，是个好劳力了，等过几年艳娃子长大了，给他们把婚一结，你还不消得掏彩礼钱又省了嫁妆钱，管几好的事情。”听了这种话，林根发一想也对，就稍稍地改变了对良娃子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没维持几年，近来他发现王木栓之所以能快富起来，主要多亏了那片山林和地理位置，他家用不完的木耳棒，还有那么好的土地，这政策一好，该他发达。再加上王木栓天生一副好嗓子，能唱孝歌打渔鼓筒子，还能挣些外快。

林根发在眼红之余又开始转变了过去对加良的态度，他总觉得这

几年养了加良，再把女儿嫁给他，他们心不甘。啥也落不下，经济条件不改变，住房也不改变，人说养女儿是挣钱的，他这不赚反赔，心不甘。

“滚，臭婆娘，你晓得啥，要你管。”林根发最近几年越来越看不惯林加良了，不管加良怎样表现，反正就是不喜欢他。但是，他越是那种克欠加良，加良的沉默忍耐，越发激发了已经懂事的林梅艳的同情。

同样，梅艳对他的依赖也是加良在这个家里勤恳任怨的唯一安慰，他也非常喜欢林梅艳这个小他五岁多的妹妹。记得林梅艳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那时的加良已经小学毕业不上学了。他每天仍然早早地起来，帮妹妹收拾好一切，才把她叫起来，看着她吃完早饭，就拉着手把他送到离家五里的半沟小学，晚上放学只要有时间，再累他都会撵去接梅艳，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同学们没人敢欺侮她，聪明的林梅艳，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小学六年。

梅艳上初中，需要到沟口外面的乡办初中，那儿需要住宿，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每个星期要带足一周要吃的菜、粮、柴。尽管加良没有上过初中，但他总是提前为妹妹准备好这些，在星期天下午送梅艳时一并带上，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又到口外去接梅艳回来。这一点，没有让林根发夫妻操过一点儿心。

梅艳在初中的二年级以前，她也是懵懂的，她只觉得有一个哥真好。慢慢地，她上学就没心思了，她只盼着星期五早早到来，她总想见她哥，只要见到她哥，她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接下来的一切她就不管了，有哥为她安排好所有的事，例如把宿舍的被子卷起来免得落灰呀，把吃空的菜罐子记着带走下周好装菜呀等等，她喜欢看着哥为她打点一切。

回家走在路上，她也会时不时在哥跟前撒个娇耍个赖，走累了一坐到地上就不起来，专等着她哥哄着拉着甚至瞅着没人的一段路背着她走一阵子。慢慢地，她特别喜欢星期五从学校动身晚一点，好挨到天黑了往家走。

初中要毕业的那一年，乡下学生上学迟，再加上中间留级，林梅艳已经十九岁了，是各方面都发育得相当成熟的大姑娘了，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她就觉得她哥林加良是这个世上各方面都最好的男人。人品好、

长相好、脾气更好。她大有时见不得她哥说的那些话，梅艳都听不下去，哥也不反驳。情窦初开的梅艳，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她哥林加良。

终于有那么一天，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只走了一小半的路天就黑定了，林加良一手提着梅艳的菜罐子，一手拿着手电筒走在梅艳的后面为她照着亮，走着走着，梅艳猛地扭过身，一下子扑进林加良的怀里，林加良没有防备手电一下子掉到了地上，马上就熄灭了，他顺手放下菜罐子就抱住梅艳说：“咋了，又累了吧，来坐这歇一会再走。”他以为这是梅艳不想走路了又要耍赖。

梅艳也不说话，就双手勾紧哥哥的脖子，趴在他肩上就不松手。任哥哄着说：“来，坐这，歇一下再走，听话，松手，小心刺。”他又顺手把路边的荆棘往开拨。

梅艳见哥没懂她的意思，就干脆把嘴凑到他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说：“哥，我喜欢你！”

12

就这轻轻的一吻，给了林加良一个信号；也就是这一下，改变了林梅艳和林加良十几年关系的实质；也改变了这几年梅艳在他跟前撒娇的性质。从这时他们俩人的相互依恋喜欢已不再是兄妹之间亲情的体现，而是一对相爱的人相互温存和眷恋。

林加良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就把梅艳紧紧的抱在怀里，过了一会，他索性在路边找了一个大石块坐下来，把梅艳拉过来坐在他的腿上，横抱在怀里，然后先慢慢的在梅艳的脖子上、脸颊上、额头上轻轻地亲吻。亲了一阵后，加良蕴含在体内多年的爱似乎一下子爆发了，他开始吻梅艳的嘴，又把舌头伸进梅艳的嘴里，并用一只手在梅艳那饱满的胸乳上揉搓着。梅艳始终闭着双眼一任加良对他的亲吻揉搓。

那天，他们两个回家很晚，林根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开始指猪骂狗地一通责骂。梅艳和加良都还沉浸在初尝恋情的幸福之中，两人啥也不说就回到各自的房子里睡下了。

梅艳也是从去年底她婆去世后，才一个人住的，以前一直和她婆搭脚睡到现在这个房里。房门没关，她那晚一夜都没睡着，她盼望着待她大和她妈睡熟后，她哥良娃子能偷偷邇过来搂着她睡一会。但是加良不敢也没有过来，以后的每个晚上他都没有过来。